



林子全集

門人于厰叅閱

心鏡指迷

余嘗懸一鏡于宗孔堂其製圓度其圍尺又嘗
懸一鏡于心聖軒其製方度其徑寸有六是雖
大小方圓之不同而其中之所涵何其深遠而
廣大也夫鏡有形也特一物爾而其中之所涵
能深遠廣大如此又况吾心之鏡非形非物非

大非小。非方非圓。非內非外。非有邊旁。非有上下。不可以廣大而擬議之也。不可以深遠而測量之也。然是鏡也。仲尼得之於周公。周公得之於文王。文王得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之於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得之於盤古氏。盤古氏。得之於自然。龍江兆恩。

林子曰。鏡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鏡塵矣。而謂之鏡可乎。心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

心塵矣。而謂之心可乎。或問心之鏡之塵。林子曰。衆人外物於聲色臭味。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學者內物於意。必固我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又問何者謂之物。林子曰。物也者。物之也。夫心本無物也。而物安能物之邪。物之所以能物之者。以心之物乎其物也。心物乎其物。則心凝乎其物矣。故塵積而不散。鏡豈能明。物凝而不化。心豈能虛。

林子曰。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是不能廓然大公。而蝕其所以照之之體矣。之。

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畏敬而辟之其所賤惡而辟之其所哀矜而辟之其所敖惰而辟之則是不能物來順應而乖其所以照之之用矣。

林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不以天下之大塵乎其心之鏡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者。不以一介之微塵乎其心之鏡也。

林子曰。怒者。鏡之塵也。而不遷怒者。不使塵之也。過者。鏡之塵也。而不貳過者。不使塵之也。非禮者。鏡之塵也。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不使塵之也。

林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鏡明矣。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其鏡照矣。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惟恐其有以塵之也。

余嘗謂心其一聖人乎。又嘗謂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心也。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心之虛靈知覺邪。然心固在我矣。心在我則虛靈知覺在我矣。虛靈知覺在我則聖人在我矣。故曰聖人

與我同類者。而心之鏡。又焉有不同邪。故夜氣清明。仁義之良心之與聖人同也。而且晝牯亡。禽獸不遠。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蹴爾不屑。良心之激發之與聖人同也。而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而非其心之鏡之初也。

林子曰。老者朋友少者。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安之信之懷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上而天下而地。中而萬物。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位之育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亦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通之而一息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

或問仲尼而下。此鏡亡歟。林子曰。仲尼之鏡在人。心。不惟知者有此仲尼之鏡。而愚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不惟賢者有此仲尼之鏡。而不肖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但知者以其知而塵其鏡也。愚者以其

愚而塵其鏡也。賢者以其賢而塵其鏡也。不肖者以其不肖而塵其鏡也。

林子曰。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非有異乎人也。仲尼之心之鏡之太虛。非有異乎人也。

或曰。鏡以古而珍。而仲尼之鏡。由春秋以來。至于今。不謂其古之可珍邪。林子曰。若曰。仲尼之鏡。始自春秋。則仲尼之鏡。亦不可謂之古矣。殊不知仲尼之心之鏡。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吾人之心之

鏡。亦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故人雖有古今也。而人之心。則無古今矣。鏡雖有古今也。而心之鏡。則無古今矣。

林子曰。以鏡涵鏡。則彼鏡之所涵者。又涵於此鏡之內矣。以心鏡心。則先聖之所鏡者。又鏡於後聖之心矣。或曰。六經之道。燦如日星。豈不涵於聖人之心之鏡歟。林子曰。豈惟聖人。人皆有之。而聖人之心之鏡。能不塵爾。吾惟吾心之鏡。而不塵焉。則聖人之心之鏡。在我也。聖人之心之鏡。在我也。則雖

未有六經之先而六經也。我可得而作之矣。至既
有六經之後而六經也。我可得而述之矣。蓋心無
彼此而聖人六經之道。不過先發吾心之鏡之所
同然。以照臨天下萬世爾。故以鏡涵鏡。則鏡鏡相
通。以心鏡心。則心心相照。

林子曰。鏡此鏡之所鏡。則彼鏡之物物色色可得
而數也。鏡吾心之所鏡。則聖心之淵淵浩浩。可得
而知也。鏡固無異照矣。聖其有異心乎。故不特以
此心而曠然以通聖人之心焉。聖人卽我。我卽聖
人。而聖人之心無異鏡也。抑且以此心而曠然以
通天地之心焉。天地卽我。我卽天地。而天地之心
無異鏡也。

緣銀喻

昔者蒲城。推變之後。蒲之人有以金易

通以心鏡心則心心相照

林子曰鏡此鏡之所鏡則彼鏡之物物色色可得

無異鏡也

無天此之心無天此則非非天此而天此之心

以而聖人之心無異鏡也唯且以此心而觀然以

林子全集

門人僧 寂 能
良 玉 全 叅 閱

絲銀喻

昔者莆城罹變之後莆之人有以數分真金易

一食不可也有以銀不能分亦且不及色乃反

得食夫以真金與不及色之銀較之其美惡何

如也而又况多寡之異數者乎一以得食一以

不得食此其故從可知已近夷人入閩有利其

金而爭貨之者衆。歸試之火銅也。而夷人已出關矣。余故有取於絲銀也。而借以爲喻焉。夫寶藏中之絲銀。人皆有之。隨取而隨足矣。而賢知者之所寶在珠玉也。夫豈無其謂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雖天德王道之大。且不外是矣。故以此而存諸心焉。則謂之常心。以此而見諸事焉。則謂之常道。而賢知者。則以爲見在平常。隨取隨足。而忽之矣。顧乃索之幻術怪行。輕舉从生。豈曰金云乎哉。擬之珠玉。抑又甚焉。此余絲銀之喻。所爲作也。龍江兆恩

林子教人。每取寶藏中本色絲銀爲喻。或問何謂寶藏中本色絲銀。林子曰。乃汝聖人之心也。其人瞿然異之曰。我非聖人也。又安有此聖人之心哉。林子曰。汝之心。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赤子之心也。汝豈無赤子之心哉。故赤子之心。寶藏中本色之絲銀也。而聖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其所用。一皆純一之心。本色之絲銀也。然此本色絲

銀天成之自然也。悉藏於汝之寶藏中。而聖人非有餘矣。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卽孟子之所謂性善。我固有之也。而所謂我固有之者。豈不謂之人人俱有此寶藏。而俱足此本色之絲銀耶。但百姓日用此本色絲銀。而不知從寶藏中發出來矣。若夫仁者知者。則迷於所見。溺於所聞。又不知有此寶藏中絲銀本色之天成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靈關。固曰乾坤闔闢之義矣。至於所謂寶藏者。又將何取焉。林子曰。仁義禮智。吾身中之至寶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故心也者。至寶之靈藏也。

林子曰。夜氣清明。本色之猶存也。且晝牯亡。則非本色矣。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豈其爲天所薄。而寶藏中無此本色之絲銀哉。

林子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亦皆從寶藏中發出來爾。卽此一點真心。殆混混之泉。元初之水也。是故天德非他也。蘊此一點真心於其中。則謂之

天德矣。王道非他也。達此一點真心於其外，則謂之王道矣。豈非所謂不舍晝夜，放乎四海者然耶。故曰是心足以王矣。至於與甲兵危士臣，卽非寶藏中本色絲銀，而不忍一牛之真心，果安在哉。

林子曰：王者之仁義，本色之絲銀也。若伯者之仁義，殆非王者之純心，本色之絲銀也。故曰假之而非有也。又其甚者，則爲賊仁之賊，賊義之殘，豈曰假之云乎。乃是純用銅鐵，不復知有仁義之心矣。或問楊墨之仁義，林子曰：彼蓋不識仁者，而以

非仁爲仁矣。彼蓋不識義者，而以非義爲義矣。亦猶不識銀者，而以非銀爲銀矣。此固非伯者之假也，而意見之偏，遂流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焉者。是蓋學術之不明，習矣不察之過也。

林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以守此寶藏中本色絲銀也。至於仕也，又且直取此寶藏中本色絲銀，而用之矣。今之學者爲人，不復守此寶藏中本色絲銀，以爲人可得而欺也。至於仕也，又不復用此寶藏中本色絲銀，日流於僞而不反矣。

林子曰。愚不肖者之不及。不知有此本色。綵銀而寶之也。若賢知之所寶在珠玉。則又以本色。綵銀爲不足寶矣。或問所以寶之。林子曰。若堯之欽。孔子之敬。易之洗心。退藏於密。詩之衣錦尚綱。孟子之以仁以禮存心。皆所以寶之也。

或問堯舜之所寶者。不在於中乎。林子曰。然。堯舜以其中而用之以治民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天下共寶之也。又問仲尼之所寶者。不在於一乎。林子曰。然。仲尼以其一而用之以教人焉。是以一點

真心。而與萬世共寶之也。故一點真心者。平常心也。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未發則謂之中。既發則謂之和。寂然不動則謂之誠。感而遂通則謂之神。而其美利以利天下萬世者。豈曰綵銀云乎哉。若孔子孟而下。則有迷於物。而忘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亦有荒於虛。而舍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此二者皆非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端之於心矣。然天下萬世之人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不求端於我之心。卽異於孔子之心矣。既異孔子之心。卽異於孔子

之道矣。故曰孔子之道不著。雖然孔子遠矣。而孔子寶藏中之寶。蓋未嘗不焜耀於天下萬世焉。特其民咸用之。而不自知爾噫。

林子全集

門人邊大順參閱

七竅

或問聖人之心。果有七竅歟。林子曰。非惟聖人之心為然也。是雖常人之心。亦皆有之。其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而常人之心亦有七竅。猶聖人之身有九竅。而常人之身亦有九竅也。夫外之九竅。既不一異矣。而內之

七竅有不同乎。余今且先以外之竅。若耳若目。以開子之迷矣。而子其試聽之。古人有言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豈真謂耳之聾。有所不聞。目之盲。有所不見邪。特以其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以爲聾爲盲爾。大學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蓋以其心之有所於奪。而不見。而不聞。而非他也。且子獨不思聖人之耳之目。與常人不異矣。而聖人則謂之聰。謂之明者。何也。又不思常人之耳之目。與聖人不異矣。而常人則謂之聾。謂之盲者。何也。豈非聖人之耳之目。聽所當聽。視所當視。而謂之聰。而謂之明歟。又豈非常人之耳之目。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謂之聾。而謂之盲歟。故耳不聽惡聲。目不視惡色者。伯夷也。而耳逐於聲。而爲聲所奪。目逐於色。而爲色所奪者。則非伯夷矣。龍江兆恩

或問心是聖人。旣已習知。夫子之教矣。而聖人之通達萬變。豈不從心中之七竅出歟。林子曰。然。又

問常人既有此七竅矣。而不聖人者何也。林子曰。常人何嘗不聖人邪。但李杜迷其竅於詩而不聖人也。韓柳迷其竅於文而不聖人也。孫吳迷其竅於譎正而不聖人也。蘓張迷其竅於橫縱而不聖人也。若此數君者。果能反其竅而聖人焉。又安知其不聖人邪。書曰。惟狂克念作聖。而况非狂者乎。林子曰。荒其學於多識。役其知於徧物者。忘其竅而不自知其心是聖人也。

或問夫子每日竅一也。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

則能言者何也。林子曰。吐辭爲經。矢言爲訓。豈非從聖人之口中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口卽能言乎否也。聰明睿知。千變萬化。豈非從聖人之心。中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心卽能知乎否也。譬之反舌無聲。竅尙未開也。春至能言。則其竅開矣。若二八之男。二七之女。生人之竅旣開。而始有父母之道焉。推之至於一牝一牡。一雌一雄。又推之至於極微極細。而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竅。莫不有知。莫不有此生道也。夫豈惟

曰人曰物爲然哉。是雖天地之大。亦且不能違矣。而春而夏。則以生以長。而秋而冬。則以收以藏。若不得其心之竅。而曰能聖也。則余不能知之矣。林子曰。蘓張而赤子也。口之竅尙未開焉。是雖期吃之徒。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合從連橫以雄天下。而天下之辯士。誰能及之。仲尼而赤子也。心之竅尙未開焉。是雖庸鄙之夫。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聰明睿知以高萬古。而萬古之賢聖。誰能及之。林子曰。奪於五聲。以塞其耳焉。而欲爲師曠之聰。不可得已。奪於五色。以蔽其目焉。而欲爲離婁之明。不可得已。奪於五欲。以亂其心焉。而欲爲孔子之聖。不可得已。

林子曰。余嘗譬之掘井矣。得其竅。以及泉也。又嘗譬之鑿牖矣。得其竅。以通明也。若不得其心之竅。以作聖焉。則又何異於就石田以種黍。鬻石女以謀嗣也。不其難乎。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虛則能靈。靈則能知。若物之以塞其竅焉。則竅爲有物矣。竅既有物。則便不能

虛不虛則便不能靈不靈則便不能知不能覺故
曰致知在格物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但曰物欲之
物也或稍有絲毫意見以存乎其中焉卽名爲物
物則不虛虛則不物物則失其心之本體矣豈曰
人性之初哉故學也者學以復其性之初也

林子曰余之學淘沙見金者二有淘心中人欲之
沙以見天理之金而七竅本自啓者有淘身中濁
氣之沙以見清氣之金而七竅亦能開者或曰淘
人欲之沙於其心焉則吾旣已知之矣而曰淘濁

氣之沙於其身焉乃吾之所未喻也林子曰人孰
無心也人之心孰無此七竅也特爲有知有識者
而人欲之沙荒此七竅而迷矣又爲無知無識者
而濁氣之沙蔽此七竅而迷矣子曷不觀之目若
耳乎豈必奪於五色而今日盲也而齧肉攀睛則
目不能見豈必奪於五聲而今耳聾也而結核內
塞則耳不能聞夫耳目則亦有然者內觀七竅亦
復如是又曷不觀之水與風乎水之流乎其渠者
達也苟有以壅之則水不能流風之入乎其竅者

虛也。苟有以實之，則風不能入。夫物則亦有然者。反觀七竅，從可知矣。

林子全集

易解俚語

易解俚語。元具載於聖學統宗。今乃摘而錄之。而雜之以口頭俚語者。何也。以與少文詞者道。俾盡天下萬世之人。皆知心是聖人。而可以為堯舜也。林子兆恩

門人

許 棚
黃 虞
全參閱

林子曰。天下後世無論智愚賢不肖。一聞聖人之

名無不驚怕起來。無不以聖人者。乃上天之所獨厚。另生一等異樣人出來。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夫聖人者。既非人之所能爲。緣何孟子而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有爲者亦若是。孟子豈說大話。以哄人邪。孟子不是說大話。以哄人底人。孟子既不。是說大話。哄人底人。而言作聖人。其若是之易者。甚麼緣故。而其意。豈不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聖人之虛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虛靈知覺。此其所以有爲者亦若是。而非難也。但孟子不肯輕易說破。以故天下後世。不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

視之過高。以爲盛德難繼。縱有豪傑之士。而有欲爲聖人之心者。豈惟不敢爲。亦且不敢講。其所以不敢爲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見而笑之。而以爲狂妄漢子也。其所以不敢講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聞而笑之。而以爲說大話漢子也。余今不自揣分。乃直指此心是聖人。而明言之。以示天下後世之要做聖人者。若天下後世能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能知聖人之虛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虛

朱子全集卷之五十一
易解但言卷之五十一
靈知覺便從自家心上去討聖人。去做聖人。做之不止。卽是聖人。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其所謂一者。豈不以聖人此虛靈知覺也。常人亦此虛靈知覺也。常人有此虛靈知覺。而不能爲聖人者。甚麼緣故。物蔽之也。蓋以聲色臭味者。物也。耳目口鼻者。物也。以聲色臭味之物。而交於耳目口鼻之物。遂引起我聲色臭味之妄心。既有妄心。便迷真心。何謂真心。赤子之心。中也。一也。寂然不動之心也。何謂

妄心。列之肝脾肺腎。而屬之五行者。憧憧往來之心也。若要做聖人者。必須格去其憧憧往來。聲色臭味之妄心。以復還其寂然不動。虛靈知覺之真心。真心也者。至善也。至善也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自家之聖人也。若有妄心。以迷真心。則至善之本體不見。而喪其自家之聖人矣。此格致之學。乃大學之最頭腦工夫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合此二書而並觀之。亦足以互相發明矣。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余嘗以耳目譬喻之。目中央一小點。卽是心之虛靈也。目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朶裡一箇鏡。卽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故耳之性。必能看。而率其目之性。未有不能看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其心之性。未有不能知。不能覺也。人之始生也。目便能看光。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看光。耳便能聽聲。非待人教之。而後能聽聲。心便能知。便能覺。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知能覺。夫耳能聽聲。目能看光。卽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至於肚餓時。便知食乳。卽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聽聲之耳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看光之目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食乳之口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覺之心也。縱是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亦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能覺之心。而無有以加乎其

能聽聲。目能看光。卽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聽聲之耳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看光之目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食乳之口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覺之心也。縱是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亦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能覺之心。而無有以加乎其

性而與人同爾。孟子曰。人性皆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之謂也。

林子曰。設以物而蔽乎其耳。而耳不能聽。設以物而蔽乎其目。而目不能看。設以物而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不能覺。故格去其物之蔽乎其耳。而耳卽能聽。格去其物之蔽乎其目。而目卽能看。格去其物之蔽乎其心。而心卽能知。卽能覺。余乃今壯矣。其耳乃父母所生之耳。而今較大些。聽得明白些。其目乃父母所生之目。而今較大些。視得明白

些。知耳目。則知心矣。知耳目之視聽之出於自然。則知心之知覺之出於自然矣。知耳目之蔽於物。而不能視聽。則知心之蔽於物。而不能知覺矣。知格去蔽耳目之物。而視而聽。則知格去蔽心之物。而知而覺矣。格去蔽耳蔽目蔽心之物。是格去其耳其目其心之所本無也。格去其蔽耳蔽目蔽心之所本無。則自復其能看能聽能知覺之所本有也。然心之知覺。非必先知先覺。而後謂之知覺也。非必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後謂之知覺也。惟能

知善之可爲。覺善之可爲。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爲。覺惡之不可爲。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善之可爲。而必爲之。覺善之可爲。而必爲之。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爲。而不爲之。而謂之知覺也。世上人。見人所謂有不是處。便曰此人好無知覺。此之謂也。善而必爲之。惡而必不爲之。又且得聞孔門心法。而識其真心焉。是亦聖人矣。故曰吾何畏彼哉。

林子曰。所謂格物者。非徒與外物而相爲敵也。惟在乎變化氣質爾。蓋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若能變化氣質之性。則奸聲亂色。而耳自然不愛聽。目自然不愛看。所謂變化氣質者。亦非徒於耳目上用工夫也。惟在先立乎其大爾。以耳目之小體。而從心之大體。先立乎其大。則小體豈惟不能引而奪之。又且從而聽命而不違焉。故曰此爲大人而已矣。

林子曰。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存心也。存心也者。心在腔子裡。所謂敬者是也。故曰但得心存便是敬。

故心在腔子裡。而事親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事君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讀書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耕田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作工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爲商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談話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食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行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應事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廟廊之上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三軍之中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敬也。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裡如此。

然後方爲修己以敬。而無失也。林子曰。凡所舉動。不可一事之有愧於心也。若一事之有愧於心。是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凡所說話。不可一句之有愧於心也。若一句之有愧於心。是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

林子曰。夫在世間而了世間法。出世間而了出世

間法者。乃古今常談。而世人之所習而安也。若余之所以立教者。惟要人在世間。以了世間法。又要人在世間。以了出世間法。何謂世間法。在家是也。何謂出世間法。出家是也。何謂世間法。在家而仰事父母。俯畜妻子。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者是也。或居官而上爲朝廷。下爲百姓。亦是世間法也。何謂出世間法。心身性命之學。儒而爲聖。道而爲仙。釋而爲佛者是也。但余之所以立教。惟欲倡人以作聖者。儒教也。在世間而出世間也。蓋仙者。山人也。飄然

雲外。而山處矣。佛者。弗人也。無有高下。無有男女等相。殆非人之所能爲也。故在世間。惟當以孔子爲宗者。以儒者。需人也。需也者。用也。爲世所用也。在家而仰事俯畜。士農工商者。世所需也。居官而上爲朝廷。下爲百姓者。世所需也。若出世間。而爲仙爲佛。固古人有行之者。由是而仙也。而佛也。夫豈不可。如或不能仙。不能佛。而世間之術。謂人道者。則俱棄之矣。且不可以爲人。若余所云在世間而出世間者。以爲聖人也。縱不能爲聖人。亦可以

爲君子。又縱不能爲君子。亦且可以爲善人。又縱不能爲善人。亦且可以爲有恒之士。又縱不能爲有恒之士。亦且人道不虧。不離父母。不棄妻子。不爲世間之一大罪人也。此余歸儒宗孔立本之教。其所由設乎。

林子全集

門人
張近仁
張從善
仝叅閱

著代禮祭

著代禮祭神位。當疊作四級。每級各高低數寸。及長短廣狹隨宜。第一級最高。中祀高祖考妣。第二級次之。東祀曾祖考。西祀曾祖妣。虛中二位。以高祖考妣在上也。第三級又次之。東祀祖考。西祀祖妣。虛中四位。第四級又次之。東祀考。

爲君子。又縱不能爲君子。亦且可以爲善人。又縱不能爲善人。亦且可以爲有恒之士。又縱不能爲有恒之士。亦且人道不虧。不離父母。不棄妻子。不爲世間之一大罪人也。此余歸儒宗孔立本之教。其所由設乎。

林子全集

門人
張近仁
張從善
全叅閱

著代禮祭

著代禮祭神位。當疊作四級。每級各高低數寸。及長短廣狹隨宜。第一級最高。中祀高祖考妣。第二級次之。東祀曾祖考。西祀曾祖妣。虛中二位。以高祖考妣在上也。第三級又次之。東祀祖考。西祀祖妣。虛中四位。第四級又次之。東祀考。

西祀妣。虛中六位。各各南向。令不相背。四代之
中如有再室。高祖考居中。夾兩妣於東西。曾祖
考以下。則以兩妣同祀西列。應祔祭者。各側立
其考妣之旁。若力不逮者。只疊四級。崇而陳之
於壁可也。又置香一爐。燭二臺。并懸火於前梁。
雖不及祠宇之隆崇。亦足以報本始。而重所出
也。况歲時稱家致祭。朔望薦新獻茶。而朝夕瞻
依。出告反面。或擬之祠宇爲尤便也。如兄弟異
居者。四代祖考。當祀於長嫡之家。歲時合祭。睦
以聯情。次長以下。亦宜各祀考妣。俾歲時朔望。
而庶子之婦。得以伸敬也。至於指揮千百戶。及
諸軍士之有功於國者。當疊級而五之。上級祀
有功之主。次級祀高祖考妣。亦虛中二位。如上
儀

聖祖禮祭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欽准庶人祭三代曾祖考。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欽奉

吉意。頒降祝文。祭高曾祖考。

聖祖御製臣民時祭祝文

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懼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

附考

周制祖廟。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始封之祖爲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始封之祖爲三。昭穆則以次遞遷。始封之祖。百世不遷。適士雖無始封之祖。亦有三命采地。故立二廟以祭祖禰。而中士下士。乃有司之長。所謂官師也。雖立一廟祭禰。却於禰廟并祭祖。庶人無廟。祭於寢。程子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服旣如此。祭祀亦須如此。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服雖窮於總矣。而

親固未盡也。按禮再碁而大祥。改題曾祖考妣
爲高祖。祖考妣爲曾祖。考妣爲祖。乃奉主入祠
爲考。其所祧之主。禮埋于墓側。又按天子冬至
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
其似僭不敢祭。語錄中亦有始祖之祭似禘。先
祖之祭似祫之說。或者以宋諸儒猶有所議而
損益之如此。而子每曰我惟直遵

時制已爾。不曰議而曰考。何其迂邪。乃應之曰。非
天子不議禮。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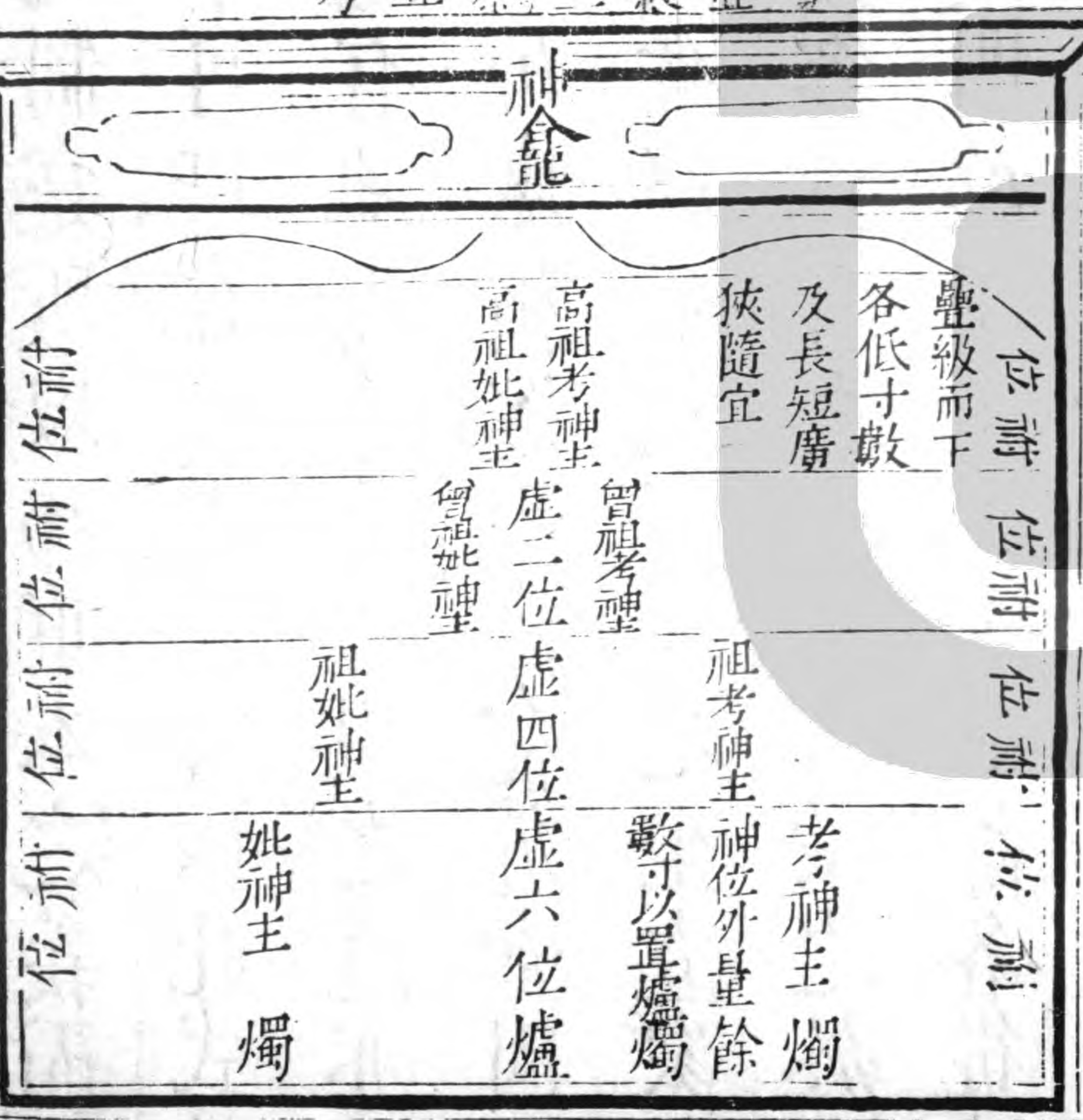
國朝之制四代也。視古諸侯二昭二穆。蓋已曲盡
臣庶報本之心。而宋諸儒議之而損益之者。又
且先得其所同然矣。如或損之而不及乎四代
也。則失之薄。豈曰親親之仁。而君子不忍也。如
或益之而過乎四代也。則失之悖。豈曰遵
王之義。而君子不爲也。

親周
為高
為考

為考

此圖參酌古今。文而不費。疏格神龕。外以致嚴也。疊級神位。內以列等也。疊級置於龕內。上虛其半。或三之三。方為雅觀。四時之祭。只啓疏格之門。若諸日宜迎神主。陳於卓上。以各考妣配之。所以告專也。

著代禮祭神龕圖



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

此圖參酌古今。文而不費。疏格神龕。外以致嚴也。疊級神位。內以列等也。疊級置於龕內。上虛其半。或三之三。方為雅觀。四時之祭。只啓疏格之門。若諸日宜迎神主。陳於卓上。以各考妣配之。所以告專也。

著代禮祭神龕圖說

夫著代疊級之制。寔所以爲重本之義。而列行伯叔者衆。亦不可無合族之仁。當依此式。繫而長之。庶妥靈之有地。而尊尊親親之道。亦兼舉而無遺矣。設或居處稍遠。而設龕於堂。固無不可。若限於褊狹者。終不免賓客之坐立。家人之往來。雜沓褻慢。容或有之。寔不若崇之於壁。爲尊且嚴也。或設門啓閉。或垂簾卷舒。各從其便。惟貴盡文。此亦仁人孝子。不儉其親之意也。如

能建祠葺宇。亦當特設著代疊級。內之神龕中。庶祖考臨之在上。各有行次等列也。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伯叔祖父。祔於高祖考。西向。伯叔祖母。祔於高祖妣。東向。伯叔父。祔於曾祖考。伯叔母。祔於曾祖妣。兄弟祔於祖考。妻若兄弟之妻。女兄弟祔於祖妣。子姪祔於考。子姪之婦。若女子。女姪。祔於妣。

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亦以時之所尊者左。故以左爲尊也。若

日神道尚右。而必欲以右為尊。亦古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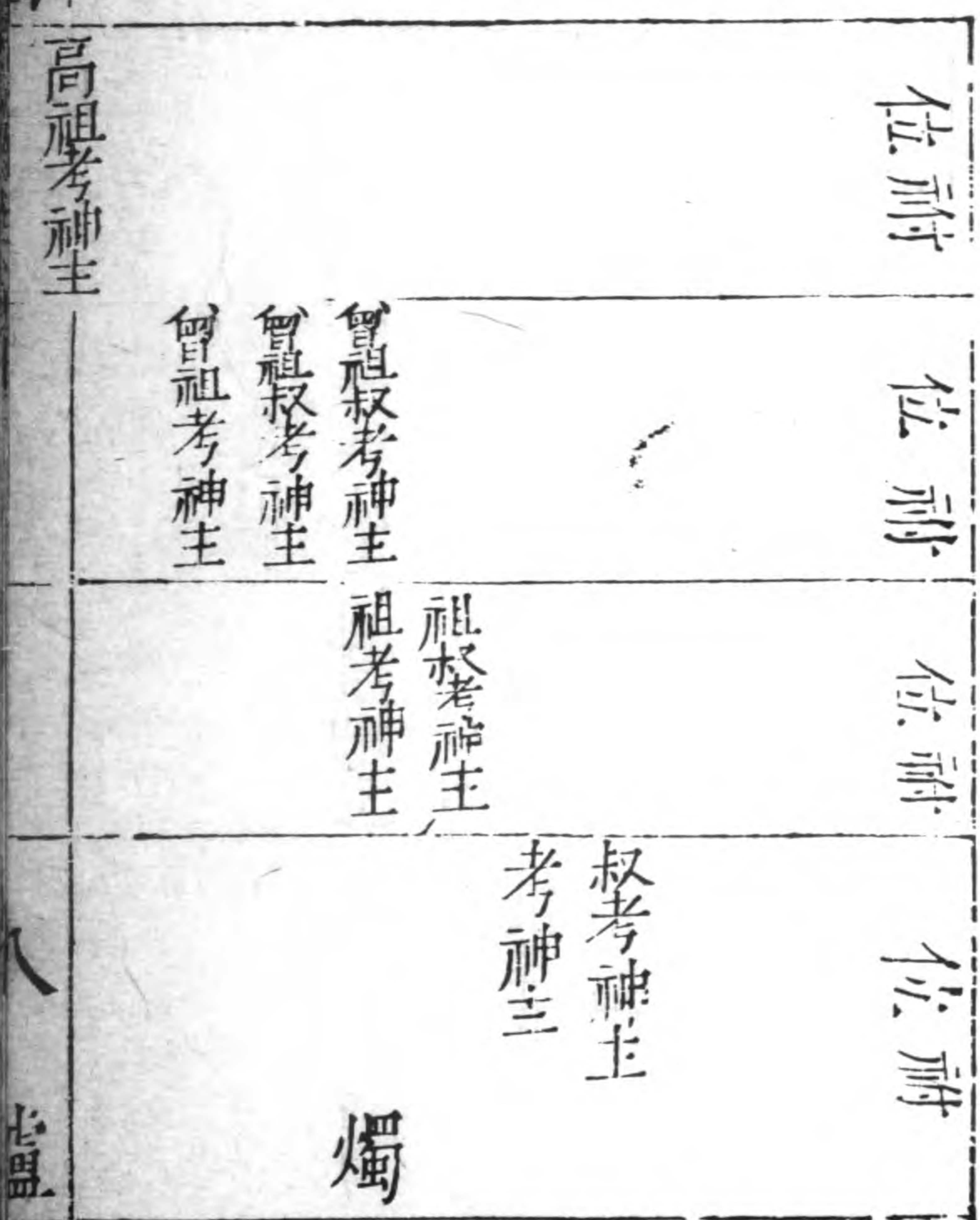
著代禮祭神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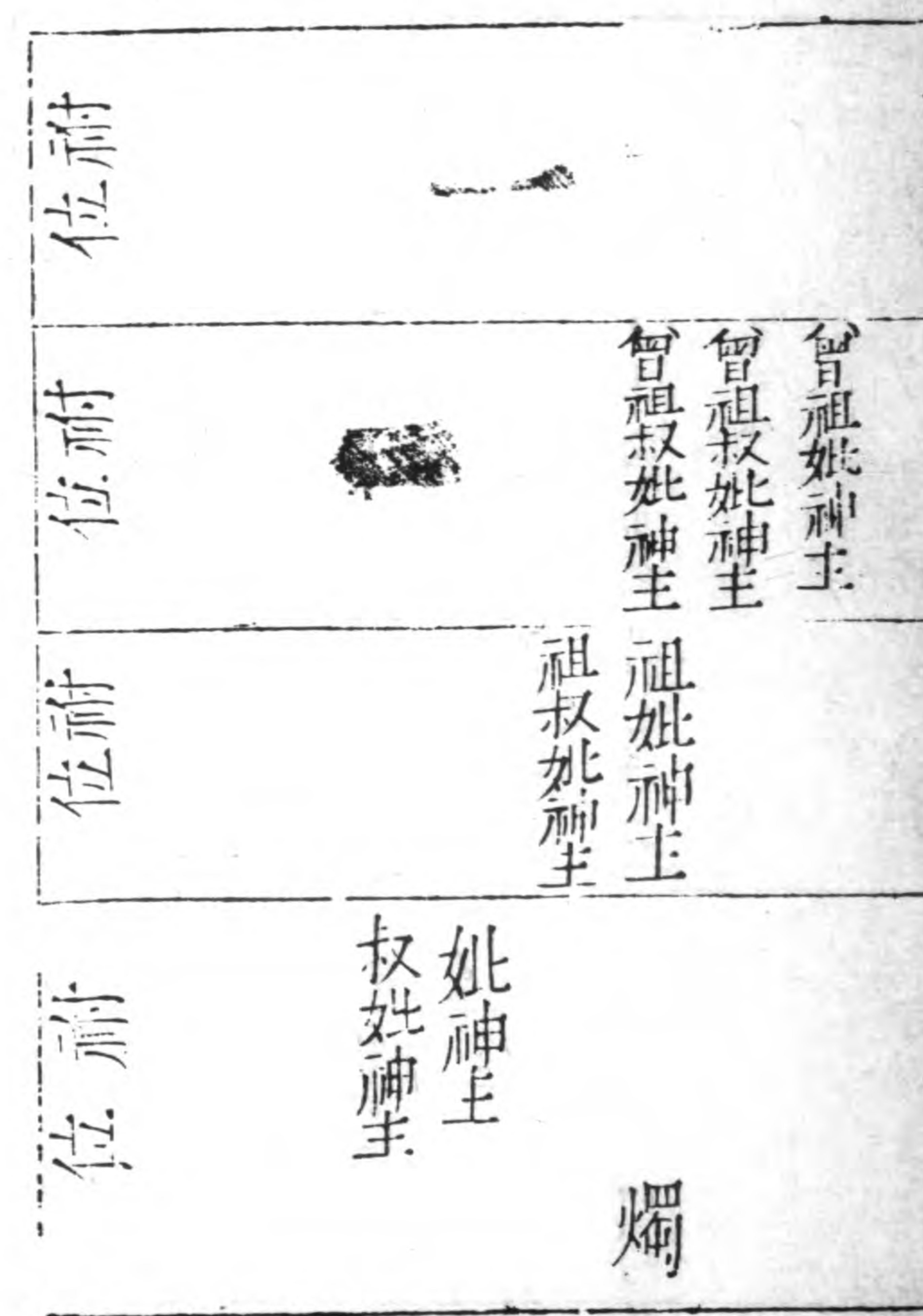
神位	高祖考神主 高祖妣神主	疊級而各 低數寸及長 短廣狹隨宜	神位
神位	曾祖考神主 曾祖妣神主	神位	神位
神位	祖考神主 祖妣神主	祖考神主 神位外量餘數 寸以置爐燭	神位
神位	妣神主	考神主	神位
	燭	虛六位 爐	
		虛四位	
		虛二位	

著代禮祭圖說

只宜崇之於壁。以不用疏格神龕也。儉約易製。世次昭然。然貧而寢食一室者。豈無水木本源之思邪。特奉先之禮。屈於力之不逮爾。惟茲著代疊級壁而崇之。則不徒朝夕之際。得以瞻依而尊居在上。亦不為褻也。

著代禮祭合族神位圖





此圖較上式而長倍之。以列行伯叔者衆也。或倍而差之。或只增一二尺。隨主多少。而量度其宜也。

著代禮祭兩邊翼板及架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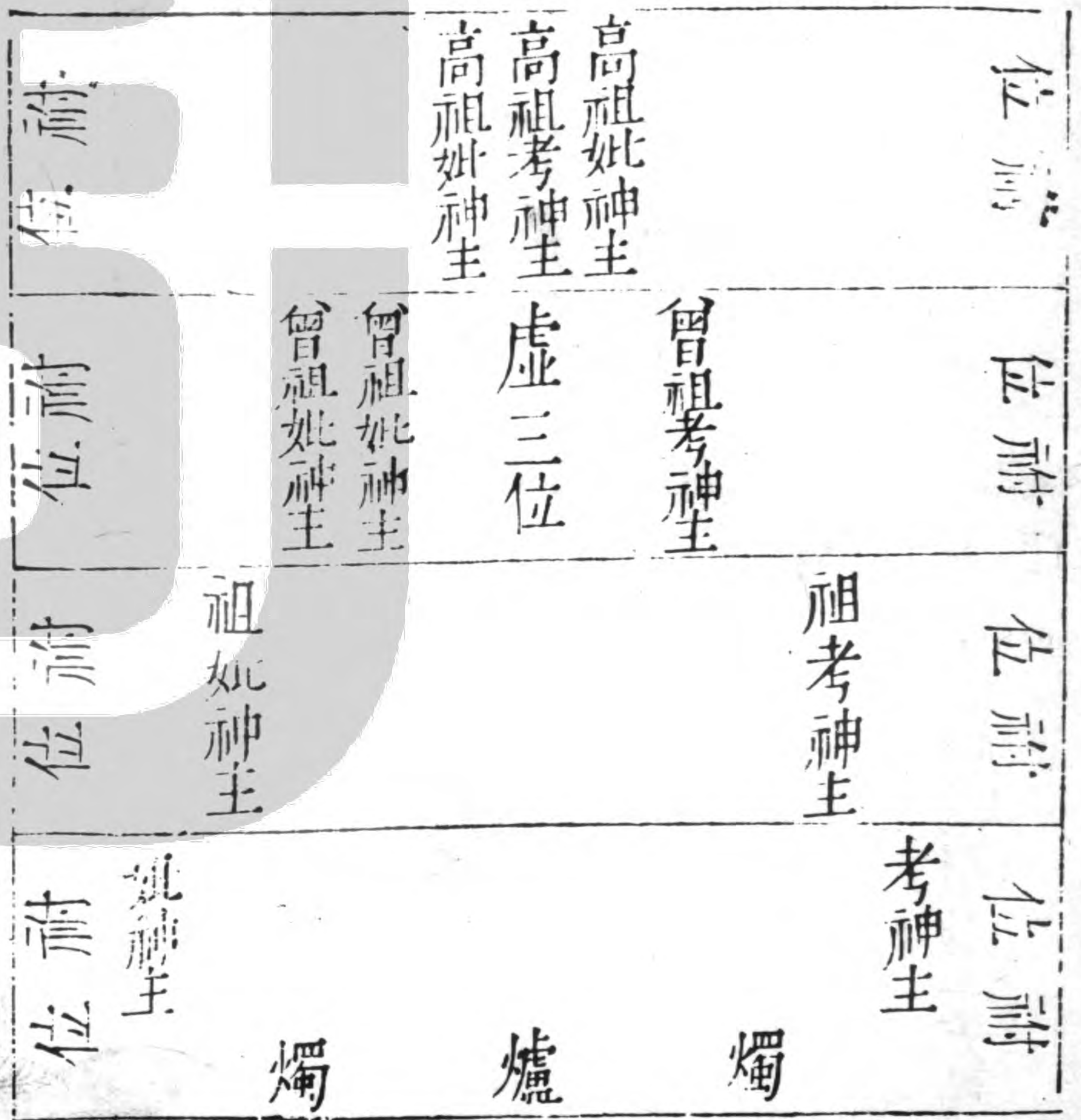
廳壁



疊級者四設架者三旁翼以板庶不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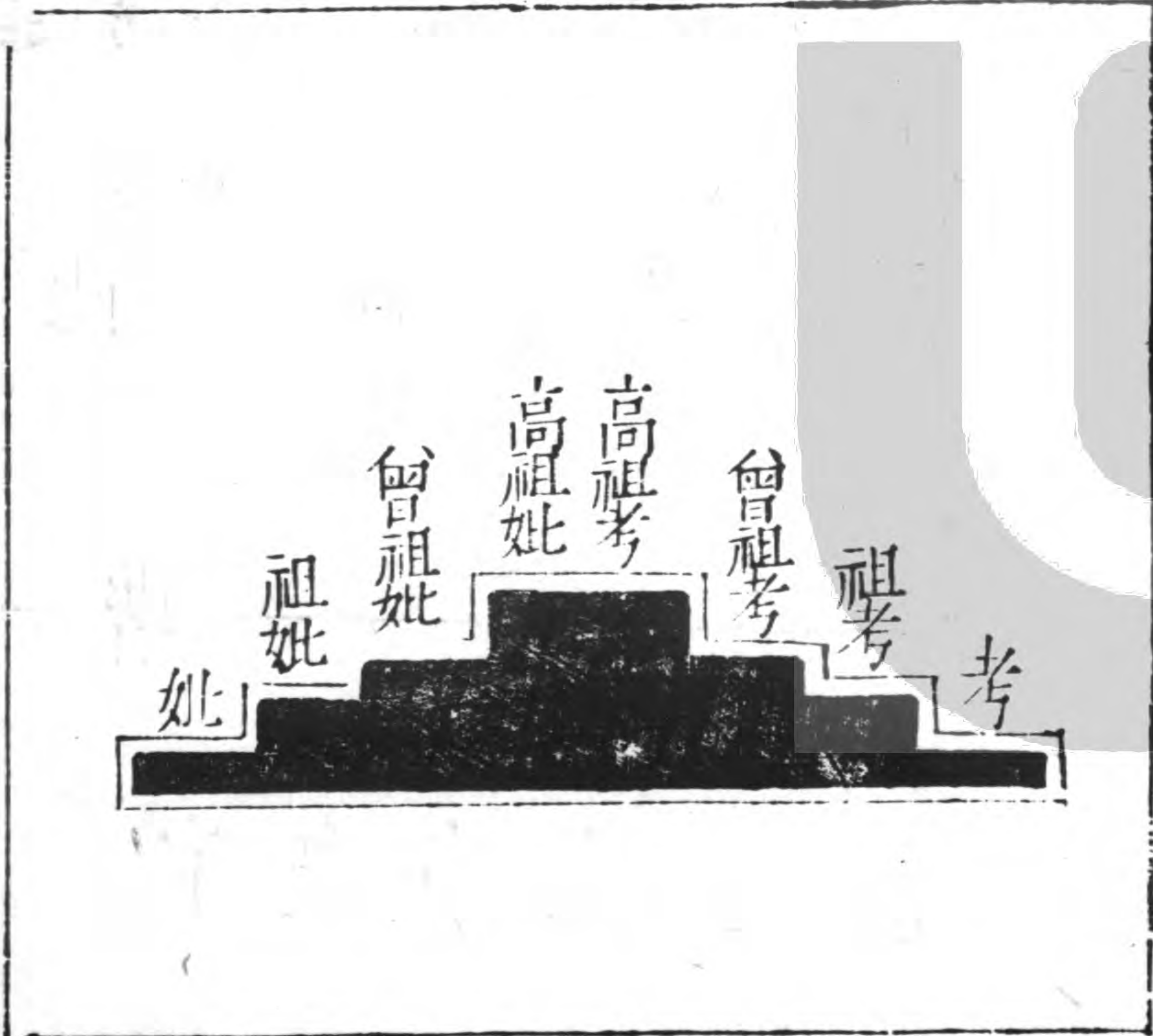
序妣神位圖

如或三娶高祖考居
東初高祖妣居西次
高祖妣又東次高祖
妣又西第二級宜虛
中四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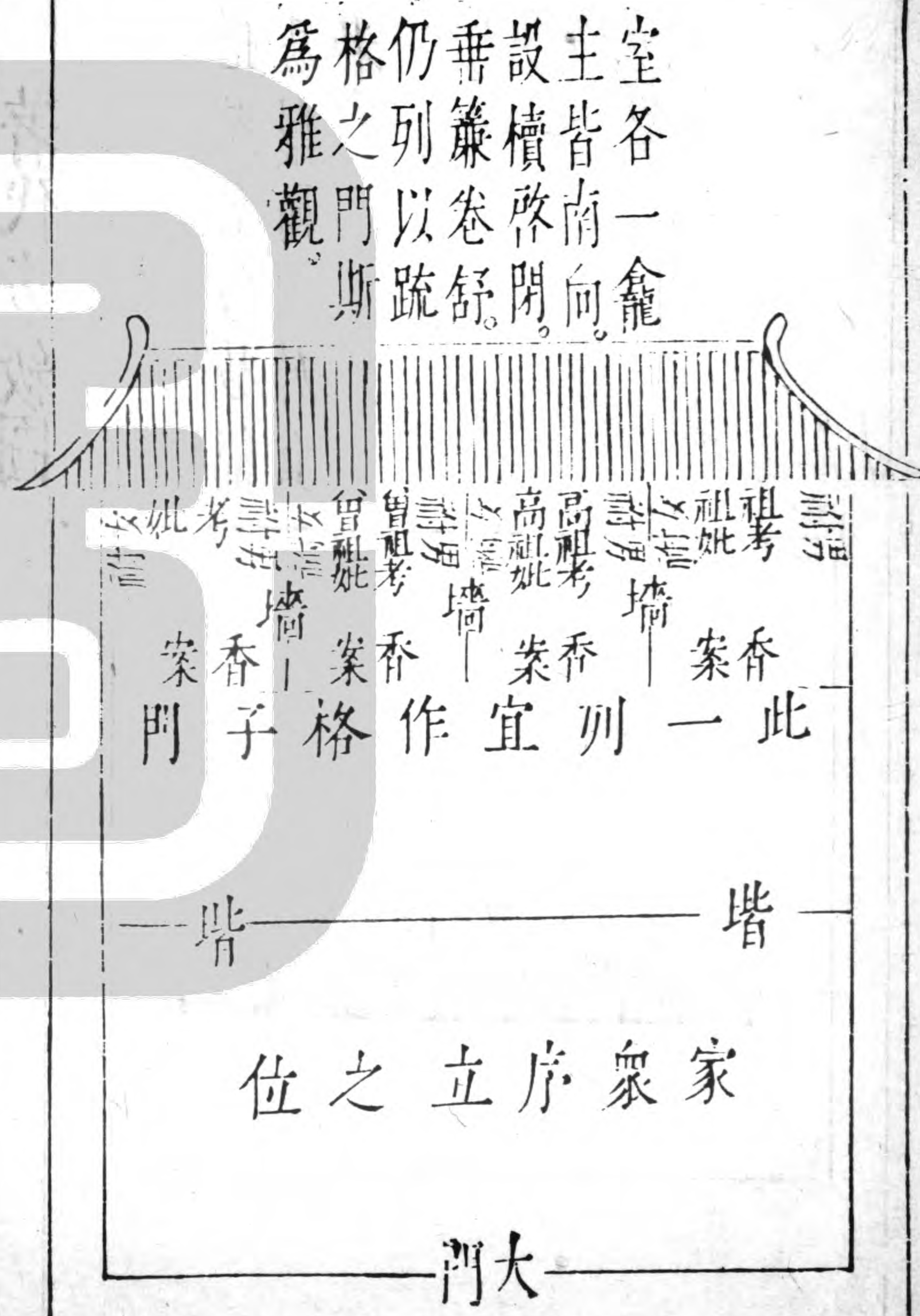


著代旁級圖

此式尤為易簡
易製而便於貧
者



著代祠堂四室圖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所謂薦者亦歠粥

水飲事生之禮也若貧而必祭則非禮矣

祭用明水者反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樂記曰

大饗之禮尚玄酒玄酒者明水也

三國志注卷之八

林子全集

門人

黃文泰

全泰閱

王之彦

崇禮

甫號知禮之邦。諸凡冠昏喪祭等禮。大都以朴素為先。稍飾以文。雖云儉矣。而不失之固。近來頗失古禮之本始。而文過其質。燕會衣服。抑以靡矣。故條著崇禮一帙。以與同志者共之。庶或不為習俗之所移也。龍江兆恩

一宴賓客。近來過於奢侈。肴饌多者三十餘品。少者不下二十品。至夜深飽酣之後。厨人猶屢進不已。蓋主以文而娛其賓。賓亦以文而樂其侈。忠信之薄。不以甚乎。然中產之家。好行其禮者。則不免稱貸於人。或憚於靡財而遂輟之。又無以伸其情而盡其禮。今權其不謬於禮。不靡於財者。凡宴賓客。每席四人者。八脩二菜。果四品。湯三行。麪食二碟。酒一壺。或二壺而止。蓋酒以行禮。不繼以滛。而內亂心志。外喪威儀。亦君子

之所深戒也。每席二人者。脩五大碟。五小碟。五果。五湯。蔬菜。麵食。春籃。隨時增益。蓋禮爲稍隆。而文亦稍飾矣。若大宴會。如請親家。召子婿之類。再加脩二小碟。湯二行。水果之類。隨時增益。亦云豐美。費不及奢。如力不能舉者。卽前所云親家子婿之類。禮之不可以已也。合席八脩。陳之果。酌賓主迭獻。亦足稱文。又其次者。一菜一魚。一酒一飯。猶可盡情。庶不廢禮。况澗溪之毛。旣可薦之神明。而雅淡之素。不可羞之嘉客耶。

然古人盛宴。未卜其夜。近來一鼓入席。啓明始罷。主賓旣疲於爲禮。而聽役又怠於伺命。長夜設歡。何殊商季。今後以午爲期。盡申而止可也。夫數次候速。薄暮而來。于茲之時。入席固已晚矣。果酌迭酬。文采可觀。猶陳小席。竟亦何爲。蒸鶩告虔。猪首特設。而又申之以數酌。雜之以庶羞。如此綢繆。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後珍餽麵食。各致二品。固非徇俗。亦不廢禮。

一近來留客。所陳盈席。縱酒肆情。窮其晝夜。然中產之家。固所不堪。而富貴之人。或難卒辦。又有一等儉嗇之徒。若有遠客來臨。遂至逃避不出者。豈無爲哉。夫徇乎俗。則限於財。吝其財。則廢乎禮。今後留客。少者二脩。二菜。多至四脩。五脩而止。若常往來之人。隨其家中所有之物。一菜亦可。

一舊俗大宴會。或五鳳卓面。或鳳鶩鳳鷄。徒爲虛費。今後須陳單席。以盡宴樂之情。而承筐是將。無失先王之意。如五鳳卓。代之表裏。值銀二兩。

者。盛之筐篚。甚爲雅觀。鳳鷲鳳鷄等卓。以次減損。隨其所值之價。如力不能舉者。或將之以布帛。或易之以書帕。稱家所有。不爲不文。

一舊俗嫁女特髻。必盛裝首飾。甚至高二尺許。或蕩其家以從乎俗。或詭其物以罔乎人。蓋主婚者。以之爲榮辱。觀人者。以之爲臧否。風頹俗弊。甚可慨嘆。今後只如俗之所謂小裝素髻者。則中產之家。亦得爲之。若富者。或遺之莊田金銀匹帛等物。有何不可。豈必盛飾以誇美于人哉。

近來貧者。假借他人。真可傷悼。以女家言之。始以欺人而侈其飾。終以盜行而歸其物。以男家言之。始以美詞而誘其來。終以貪心而利其有。甚至兩家生隙。翁婿爲讐。姑婦相稽。夫妻反目。道甚夷虜。豈曰論財。迺若六禮之行。亦競侈美。漫爲飾觀之具。反勝聘定之儀。從事無益。最宜深戒。稱家所有。稍濟以文。然而女家望其聘定之奢。故男家覲其釐粧之盛。商賈之行。責以厚償。雖男家之傷廉。寔女家有以啓之也。至於聘

定之東家禮可按。近來寡質從事於文，不知何者奉啓，何者報詞，又不知男之名字，女之行次，習爲艱深，難於句讀，真誠可笑。自以爲文，自是以後，直遵家禮，無已，則畧加修飾，詞達其情可也。

一大夫士庶人死，三月而葬，古之道也。近來富者惑於風水，貧者困於無財，以故暴骨最可傷憐，殊不知葬者藏也，骨肉復歸於土而藏之也，但風水之說，入人之深，世所信從，真難卒變，其惟

於卒哭之外，登山卜地，而逢春之候，擇吉舉行，權其遠近之宜，不出一年之內可也。若曰山川紆曲，皆可以葬，日者謬妄，奚必良辰，是豈先王因俗爲政之道，緣情制禮之宜哉。夫得之有財，用之盡情，仁人之心，能無悛乎。若不幸貧無以葬，則所謂歛首足形，縣棺而封，固無財不可以爲悅，亦君子甚不得已而爲之也。然親膚之悲，古人所重，而縣棺之舉，寔可酸心。蓋時非所宜，勢有不可，但惟致哀而止，終無所用其情，如曰

道不終否。姑待其來。苟如其心。誰曰不可。然富貴自天。得喪有命。或終身窮約。亦將柰何。况身罹無常之變。家適回祿之災。卒然之虞。古今所有。回思至此。能不亟圖。由是觀之。則一年之內。亦已云遲。而三月之期。不以爲速矣。後世不知縣棺之義。多有火葬之慘。生則小有所傷。而不忍之。人之情也。死則付之烈火。而旁觀之。於心安乎。乃若飾人觀聽。炫其侈美。無益之舉。亦所當懲。蓋附身附棺。必於誠信。而不儉之訓。非侈

儀文也。

一喪禮弔慰須情義相關者。乃可舉行。近來不問親朋。亦且泛然相爲往來。殊無誠心實意。甚至設宴喪次。謔笑行酒。古人猶未嘗飽於其側。况可縱飲以至於醉乎。

一舊俗祭祀多用羊。大夫無故不殺羊。非士庶之家所宜用。今後只用豬頭鷺。或豬蹄鷄可也。然妥靈祠宇。藏魄丘山。春秋登壠拜掃而已。近來墓祭陳羊。雜以庶品。沿習流弊。亦甚拂經。今後

特設果酌。稍存古意。無已。則鷄鵝之類。抑亦可
行也。雖非古訓。亦存孝心。至於后土之儀。誠不
可廢。蓋時其保護。乃神之休。而仁人孝子能忘
其德乎。乃若中元之節。牲醴之遺。固女子之所
以少盡其誠於其親者。雖云俗禮。頗順人情。然
終女子之身。則亦已矣。不然。則終女子之子。亦
或可也。

一舊俗喪祭。一猪一羊。固已悖禮而拂經矣。近來
尤爲僭越。以牛代羊。其意以弔慰人多。便於致
胙。殊不知天子郊牛。禮爲特盛。庶人之家。亦將
奚取。夫以庶人而僭大夫。罪已甚矣。以庶人而
僭天子。不可言也。孰不可忍。最宜痛懲。

余所條者。亦惟禮之不可廢。情之不可已也。然
俗之不美。由情之縱。而情之無節。由禮之奢也。
故節情莫若禮。而閑禮莫若儉。獨不觀之老子
乎。保而持之。其實在儉。又不觀之曾論乎。失之
者鮮。亦曰以約夫。侈美既不可訓。而苦節又非
人情。故君子之禮。禮而儉也。君子之儉。儉而禮

也。蓋禮者。文而有節之名。儉者。止而不過之義也。故曰儉而得中。是乃禮也。若夫儉不中禮。則亦非儉之儉也。禮之失奢。則亦非禮之禮也。司馬遷曰。千乘之君。萬戶之侯。而猶患貧。况匹夫編戶之民乎。若匹夫編戶之民。不以禮自閑。而奢儼君侯。能無展轉流離之苦邪。故達而奢也。則不得不取非其有。窮而奢也。則不得不失身可賤。揆其所由。亦惟忘禮之本而徇其末。飾其耳目。以侈人之觀聽爾。夫飾耳目者。未有不喪

心志之大。而喪心志者。又以為飾耳目之資。所謂多與多取。輕施好奪也。諸生其戒之哉。然余之所條。或陳禮而一遵乎古者。乃存羊之義。固余之所深願也。或緣情而少徇乎俗者。乃獵較之意。亦余之不得已也。嗚呼。世風之千古。亦已甚矣。人安於非禮。亦已久矣。雖有聖人。亦不能卒然而遽革之。禮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樂也。所以使人歡欣鼓舞。無一毫勉強之意。此非有以入人之深。而久於其道者。不能也。故曰

禮非強世也。中間一二。余亦未能卒變。蓋勢有所不便也。惟陳其禮之中正俗之易爲者如是爾。諸生其惟潤澤而舉行之。不徒可以崇儉黜奢。亦且可以存誠去僞。隆禮由禮。有方之士也。風淳俗美。職此之由矣。然亦毋得過於激勵。以傷和氣。蓋仁與義而竝施。禮與樂而兼用。而潛消默奪之下。庶幾推之而必達矣。若曰我苟是矣。雖一家非之而不顧。吾恐反傷父兄之心。夫豈通變之宜哉。故先王之道。和以用禮。而家庭

林之間。恩常掩義也。

文間恩常斷義也。

林子全集

門人王谷叅閱

歌學解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雖雖洋洋。克滿宇宙。降及後世。蓋有深可慨者。艷曲靡靡之音。徧於天下。以滛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

木子全集
詩學解卷之五十四
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滴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龍江兆恩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爲春夏秋冬。下三字稍倣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

首二字稍續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旣剝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畧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

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闕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闢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強而然哉廣大之

懷自得之趣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鍾逸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太和真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神怡神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 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章四句每一句分作春夏秋冬者二

一 春之春氣春之夏天春之秋然歸丹田 相
始終 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春聲

右第一句春 口畧開春聲也亦能作聲秋聲冬聲蓋聲有高下大小亦有

疾遲慘舒也

屈夏之春伸夏之夏闔夏之秋闢夏之冬聲自

無窮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口開夏聲也亦能作春聲秋聲冬聲

徘徊雲影天光外首二字稍續前句末三字不相疾遲輕重俱不疊前韻只

要有蕭索之聲而春夏秋冬之氣亦明備於此矣

右第三句秋聲在喉秋也亦宜春宜夏宜冬

自冬之春在冬之夏清冬之秋風冬之冬明

月中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閉藏剝落已盡故此三字須知一陽初動剝而既復亦須

知有春還消息靜以需之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不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

者此也。然陽氣雖動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不扶以振之而鼓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後而春而夏要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夏宜秋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四時相禪之機方為大備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克塞

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天之道且然而况人乎然此猶知有冬圍於其

時而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不有天

地之先不可得而見乎。斯乃無聲無臭之至。不觀
不聞之時。太極之先。茫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
之元。統於此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
民之慍。而太和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林子全集

詩文浪談

門人劉文明叅閱

曰浪談者何也。不能詩而談詩。不能文而談文
者。浪談也。或曰。二太子書。及陳玄氏傳。非文歟。
林子曰。學語嬰兒。不足道也。醒心集。非詩歟。林
子曰。聊以闡明三教。已爾。不聲不律。又安敢以
言詩也。若子少時之作。能唐人語矣。而子自擬

於唐人何如也。林子曰：此乃襲唐人語，異以附其名於藝苑之後爾。識者耻之，而可謂之詩乎？
龍江兆恩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之貴聲也。而聲必有律。唐虞以前，有近體乎？而曰律者，何也？豈非無其律，不足以和聲哉？故聲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又曰：鄭聲淫。然豈惟雅樂之聲得其情性，自得而能興也？雖至鄭衛之什，亦皆有其聲矣。靡靡動人，邪淫溺志。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也者，詩之可披於聲者，樂也。

夫詩之聲也，豈曰平而平，仄而仄焉已哉？卽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以後，鮮有知之者。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且不可以循古之恒裁，而况能盡詩之變體邪？今以律之變體言之，如曰昔人已乘白雲去，又曰北城擊柝復欲罷，又曰七月六日苦炎熱，等若干章。此又專在於輕重清濁之

林子全集
詩之清濁
五十五
間爾平仄云乎哉。由是觀之。則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以變其平仄之聲者也。而輕重清濁之間。蓋有不可得而變之矣。

或曰。平仄尙矣。豈復有輕重清濁之聲歟。林子曰。然。若平仄之聲。卽幼童能辨之。豈其盡詩之情耶。然而輕重清濁之聲。亦皆出於自然也。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之自然。而曰能盡詩之情者。余弗知之矣。

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卽如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有客有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夫平仄旣不論矣。而輕重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也。

林子曰。非惟古體之有其聲矣。而三百篇之什。亦皆聲也。非惟三百篇之什之有其聲矣。而明良喜起之歌。亦皆聲也。

或問集詩亦貴聲歟。林子曰。集詩亦以爲詩也。而詩安可以無聲耶。今且以淫聲言之。海鹽之聲。弋

陽之聲類乎不類乎。設今梨園子弟一句作海鹽之聲。一句作弋陽之聲。二聲竝作。而欲披之管絃也。斯亦難矣。卽有善於管絃者。其能翕如雜奏。以皦以繹。而足人之聽闢乎。

林子曰。三百篇之什。與近體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知也。至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不知也。而集詩者。槩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竝雜於管絃之間乎。

或問李杜之詩。均一盛唐也。豈其聲之不相涉入耶。林子曰。李杜之詩。雖美。而李杜之聲。迥別李杜之聲。豈相涉入耶。夫宋以來。集杜者多矣。而一人之聲。有不相涉入者乎。林子曰。亦有不相涉入者。譬梨園子弟。才作海鹽之聲。頃作弋陽之聲。又頃作鄉曲之聲。而槩謂一人之聲。率相涉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三百篇之後。有漢魏。漢魏之後。有六朝。六

朝之後有唐。唐之後有宋。雖其美惡不齊。要之耻相襲也。又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耻相襲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文。譬花之蕊。春秋戰國花矣。此天地自然之氣。亦天地自然之聲。而文也者。以宣天地之氣。以達天地之聲者也。天地之蘊。因文以示。雖有聖人之文。亦且不能違時矣。或問。聖人文矣。而不能違時者。何也。林子曰。夫聖人一身。原與天地相爲流通焉者也。惟其與天地之相爲流

通也。故其氣也。則皆天地之氣。而其聲也。則皆天地之聲矣。譬春之氣溫。其聲和。秋之氣索。其聲悲。是一春一秋。時固不可得而違矣。雖有聖人者。其能使春索秋溫。而反其氣乎。復能使春悲秋和。而反其聲乎。故不通於時者。不可與言詩也。此豈迂談。惟可與知者道之。

林子曰。自生民以來。而先王禮樂文物之盛。至武王周公花矣。先王危微精一之學。至孔曾思孟花矣。若漢之賦。晉之字。唐之詩。亦皆得其時而花矣。

林子曰。莊孟之文。古今之至文。文之聖者也。雖曰神變不滯。而其無端涯之詞。則又不可得而擬議矣。

或問史遷氏。林子曰。竒矣。耻襲前人。能自著一家言矣。然不免有意於文。又問莊孟之文至矣。而世之作者。不莊不孟。而必曰史遷氏者。何也。林子曰。史遷氏之史。雖云竒矣。尙有蹊徑。可得而循也。若莊孟之文。有蹊徑乎。否也。南華七篇。其殆神化所至乎。况莊孟之才。而莊孟而下。誰能及之。無其才

而欲襲其語焉。擬之史遷氏。抑又難矣。

林子曰。氣從竅而出者。聲也。氣從竅而入者。亦聲也。至於風之撼木。水之激石。以金戛金。以木考木。莫非氣也。莫非聲也。然盈天地間。莫非氣也。而莫非我之氣也。莫非聲也。而莫非我之聲也。夫詩文一也。本之情性精蘊。以宣吾之氣。以達吾之聲焉者也。故宣吾之氣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氣乎。達吾之聲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聲乎。

林子曰。若鳳之鳴也。鶴之唳也。是亦天地自然之

聲也。鶴不能作鳳鳴。猶鳳不能作鶴唳。而天地自然之聲。可得而變乎。藉鶴而自醜其聲也。而必欲希鳳之鳴焉。然而能鳳鳴乎。否也。又曰。鐘不能作鼓響。鼓不能作鐘音。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不可得而變也。若人之聲。則亦有然者。譬鳳鶴鐘鼓之不能相爲也。故有得氣之粗而聲洪者。有得氣之薄而聲微者。有得氣之促而聲疾者。有得氣之緩而聲遲者。今復以人擬之。殆亦華夷之語之不相通矣。縱相爲學也。而其聲果能相似乎。卽夷人華語

而聲似矣。而華人能辨之。卽華人夷語而聲似矣。而夷人亦能辨之。然豈惟華夷之界爲然哉。卽四海之內。而江南江北。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抑豈惟南北之限爲然哉。卽一省之內。而各州各縣。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

林子曰。今復以一人之聲擬之。年而童矣。其氣弱。故其聲細。年而壯矣。其氣剛。故其聲大。及其老矣。其氣衰。故其聲也無力。然而壯之不能作童年聲也。老之不能作壯年聲也。豈非其一人之聲。且不

能相爲歟。夫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矣。而况希人之聲以爲聲焉。其將能之乎。余嘗考其聲於其天焉。天有其時。而古今異也。考其聲於其地焉。地有其氣。而山川異也。又考其聲於其人焉。本於所習。而少成若性者。異也。故不通乎天地人者。難與言聲矣。

林子曰。詩文之聲。世鮮知之。而論詩者。只曰。此詩人也。能作大曆以前語。彼非詩人也。不能作大曆以前語。論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作西京以前語。彼非文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語。斯蓋徒求之於篇什章句之末已爾。而非其所先也。

或問篇什章句末矣。而其本之所當先者。何也。林子曰。聲本於氣。氣本於虛。虛也者。無氣而有氣。所謂虛室生風者是也。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夫天地之氣。且從虛中來矣。而况人乎。此蓋聲氣之元也。故忘其虛。而氣自生。忘其氣。而聲自律。一宮一商。乃文乃質。神而明之。錯綜靡失。不謂之詩文之至自然之聲乎。故曰。擲地有金石聲。

林子曰。不知有宮。不知有商。而宮商迭響。不知有文。不知有質。而文質錯陳。或縱或橫。或抑或揚。或闔或闢。或陰或陽。其誰尸之。其誰爲之。譬草之聖也。筆去而手不知矣。

林子曰。氣從竅出而聲者。自然也。不從竅出而希人之聲。以爲聲者。非自然也。世之作者。每致詳於篇什章句之末。鮮有能知聲者。縱或有意於其聲矣。顧乃反其竅之所出。而希古人之聲。以爲聲焉。鶴作鳳鳴。鐘爲鼓響。學聲而失聲者。何限也。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故聲。然而不逆。則不能聲。藉齒與唇之俱亡也。其能聲乎。若風之撼木也。水之激石也。亦皆逆之而聲矣。故不通於虛實。順逆之故者。不知聲也。

或曰。詩文特小技爾。而子大之者。何也。林子曰。夫詩文也者。以洩天地之秘也。以顯鬼神之微也。以拾日月之華也。以執四序之機也。至於風雨之潤也。星辰之紀也。川海之流也。山嶽之峙也。禽鳥之音也。花卉之致也。形上形下。亦莫不備。此余之所

以大於詩文。而詩文斯其至矣。然世之作者。亦或未之知也。學步效嚙。尋章摘句。雕之琢之。粉之飾之。是亦工匠之一技。而人小之者。宜矣。中庸曰。溥溥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又曰。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禦也。夫詩文則亦有然者。而其時出之宜。成章之達。光輝之大。沛然之機。養盛自致。蓄極而充。其殆神之不可致思。化之不可助長者乎。

林子曰。詩之聲。出於自然矣。而復吟之。而復咏之。乃所以求合乎自然者也。若也不知詩之有聲。出於自然。剪綵爲花。無復生意。謂之詩可乎哉。

古人有言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曰。此子欲吐出心肝乃已。夫輕重清濁之聲。雖有吟咏而得矣。而其最所自得處。又豈專在於吟咏間耶。不屬於思。若或啓之。而合節從律。蓋有不知爲之者。故風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鳥能言者。氣機之自然也。

林子全集
詩文選卷之五
五
林子曰。豈惟篇章之大。之有其法哉。是雖至於一
句一字之間。則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損益之者矣。
此固成之變化。非屬擬議。然而不有擬議焉。又安
足以成其變化之能哉。

時有以詩自名者。每作一詩。且吟夜咏。至月餘。曾
不輟口。林子曰。何耽於詩也。曰。詩不吟不工。林子
曰。有所授乎。曰。未也。林子曰。豈其無師自悟也耶。夫
雅樂淫聲一也。今雅樂且勿論矣。不有所授。而能
作靡靡之聲。以動人乎。故上而為聖。為賢。中而習

舉子業。下而百工雜技。莫不貴於得師也。不得其
師。而曰學由心悟者。自誣而誣人也。

齊人方君有知。少習詩文。乃今老矣。一日覽林子
詩文。浪談造林子。而問曰。夫輕重清濁之聲。子之
所以啓我者至矣。而曰篇什章句之非其所先者。
敢問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馬乎。馬一也。而曰
神馬者。何也。蓋有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也。夫牝
牡驪黃之間。固不足以盡馬之神矣。而篇什章句
之末。抑豈足以極詩文之致邪。然詩文既以極致

爲工矣。寧能不取材於古人歟。林子曰。此亦非其所先也。子其不見至尊御極。而天下之臣庶莫不
奔命而聽令矣。故我用古人。而不用於古人者。取
材之巨匠也。壇經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故
通於詩文之極致者。詩文之三昧也。然馬之能千
里者。不以形而以神。而人之善相馬者。不以目而
以神。神也者。神也。非形非目。而亦不離於形。不離
於目也。非非形。非非目。而亦不屬於形。不屬於目
也。微乎微乎。不可得而致詰乎。若也。不知神本於
虛。而徒索於形之內焉。卽旣竭目力。且不足以躡
古人之迹矣。而况可以極詩文之致邪。

林子全集卷之終

聖者不以形而以神而人之言視聽言動不以目而
以神神也者神也非形非目非耳非鼻非舌非心非

古人之悲矣。而此何以蘇精文之姪孫不屬於目

盡而卦索然研之內無鳴鶴豨目且不以以觀





6